

# 龍虎惊天連潤如

彭劍著

十五五



(典藏本)

十年古局



---

# 醒木惊天连阔如

（典藏本）

彭俐 著

中華書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醒木惊天连阔如:典藏本/彭俐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11.12  
ISBN 978 - 7 - 101 - 08439 - 9

I . 醒… II . 彭… III . 连阔如 - 生平事迹 IV .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4320 号

---

书 名 醒木惊天连阔如(典藏本)  
著 者 彭 俐  
责任编辑 宋志军 梁 彦 林玉萍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2½ 字数 325 千字  
印 数 1 - 10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439 - 9  
定 价 68.00 元

---

## 连阔如简介

### 我们的家史

在满清割据时，有满蒙汉三八十四旗。我家乡是归镶黄旗（即蒙古族）。我父亲是姓星，被满清皇帝封为天（即贵族）。八旗兵打仗，即使胜了，也取大明朝江山，用满语以三八十四旗旗主领压汉人。我家世世代代当旗主，直到我父亲都是当旗主。听说我父亲当过短，教的学，是贴或是公司书馆性质的。

我们满族旗兵打仗只在布宜门和平安门一代地方，不到京城，离京四十里就有犯军之罪。我家是满族旗人。

我是满族旗人的儿子。1903年孙中山先生在安定门外花园（们牌不知道）的满族旗人的家中。

## 我的姓名及下

星麟珍、星连春、星仲三、连阔如。  
字无居士、壁峰客。

我弟兄三人，並无姐妹，也无叔伯。因为父亲生我独生子，我大哥早死，我二哥早死，就叫星麟珍，也是我们满族旗人生旗下使用的姓上“老姓”星富氏的姓名。

直到今天我大哥17岁，还叫星麟珍，我二哥还叫星麟珍（68岁）。

我大哥和我是锦山的兄弟，我前一任母亲是1900年死去的，我外祖母是丁老寡妇，只有我母亲一人独生的女儿，今年怕乱，就在她十六岁时嫁给父亲做妾，不到四年生我二哥后，又有我母亲死了一月，我父亲因病去世了。我父亲死后生的我叫他墓生儿。

连阔如亲笔撰写的家史及个人简历

### 带连者

在我外祖父和抱田某在外的维养下，范大哥（少当旗兵（保定门门甲））我家乡住安定门西以关局通口的胡同饭店，我和二哥住在安定门南内上羊胡同书，他的学名革连福，我的学名连福，仅上半年学就忘不起来，即先学（第一次）。

### 连仲三

我十三岁待在天津花旗母亲，没找着，因在旅店回京，店主一个活到北开小杂铺，因患痨病，向看医生有治好的，不久，便病倒，就在北开仙源里40号四合院住，三年半病了，又最不用工，身兼学徒工。我大舅是山西临县台属市集编制业主，半年因为反要归还，才准借宿，在外寄宿方无照应，家里别的事没有本职，只有做没有本钱，不能糊口，算计着生计，我的娘人指名姓连，有人给起个名，叫仲三，摆卦摊时，我就叫连仲三，直到我

### 十五大党在北京天桥摆卦摊时，都叫连仲三。

### 连阔如

北京既占卦书的老人，各有门户之派，我要学说书，必须拜师入门，不然，研书界不准找说书，我免于这种封建行会制度的限制，不得拜师入门。经人介绍，拜李保恩为师，在珠市吼春堂饭馆摆酒席拜师，礼，师父亲叫王保通高吉，给我起名：阔如！（保守的徒弟都是润字助）从此代号叫连阔如，艺名叫连阔如。

### 宋天居士

我曾会批八字，因为在小公报上送批八字，不知人知道是我就在天居士，后来我住寓处人称八居士，叫宋天居士。

### 寒连客

我在北京时写过秦淮河时，曾遇见“江湖豪侠”，因在内地是揭发社会江湖黑幕那种骗人钱财的事，怕恐有人找我不依，才易名寒连客。江湖豪侠这种书现在首都图书馆有藏本，可以看，内容是什么。

连阔如亲笔撰写的家史及个人简历

秘聞  
揭錄  
漫話江湖

如演開  
(41)

各省的象窯，亦不要他們賣戲法的，甚麼  
叫象窯呢？在早年江湖人，在各省跑腿兒  
都不願住普通的客店，耑住「生意下處」  
那下處是江湖人開的，與普通棧房一樣。  
不過不住外人，耑住江湖人，這種房調  
侃，就叫「象窯」。江湖人住在象窯內，  
如若遇到害內，設法多掙錢，主顧，在外邊說話不便，  
有就跨到害內，設法多掙錢，他們住象窯，  
於江湖的人，都不肯往別的地方去住，  
象窯的主人，對於外界人，不大歡迎，不  
是一概歡迎，賣戲法的人，對

# 金槍楊家將

述如闊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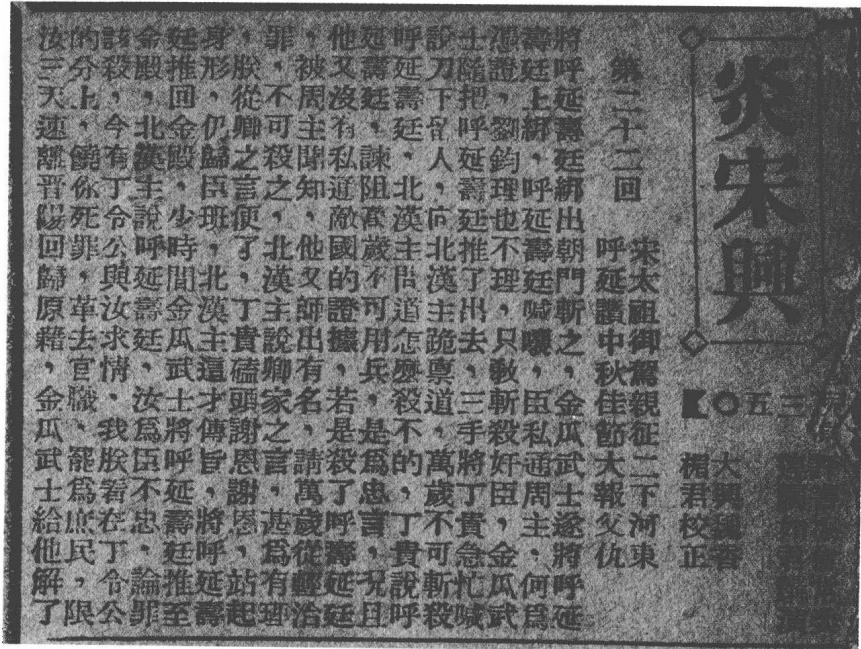
周世宗頭下河東  
楊令公初次行兵

秘本評書

四一第

評書  
秘本  
金槍楊家將述如連闊河下宗初令公行次兵  
周世宗頭初令公行次兵  
第一回  
臉皮白嫩，兩道細眉，三角二目，鼻直口方，高顴骨，三山得配，五岳相匀，一部墨髯鬚髮，展翅烏紗帽，腰橫玉帶，足登粉底官靴，約有五十歲上下的年紀，精神百倍，滿面和藹，內藏奸詐，外君子，內小人，是個狡猾人，高懷德說大人一

连阔如撰写揭秘文章《漫话江湖》、口述评书秘本《金枪杨家将》片断



连阔如口述评书秘本《炎宋兴》和《楚汉争》片断

首先敬祝我们偉大的領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林付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 最 新 指 示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阶级地位上，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我是满族人，老姓姓毕，在镶黄旗旗名叫毕毓珍，书的学名叫毕连寿，说书的艺名叫连阔如。

1903年我落生于满族旗人家中，父亲是生我前一个月死是外祖母和母亲老少寡妇撫養起来的。

1909年—1913年我在安定门箭城庙内读书半年，又在海

庙内读书半年，都是私学，不是学校，住家安定门内西水关胡同。

1914年—1916年我外祖母死去，母亲在外当女僕，家中无人寄居在远房舅舅父母家中，住在后门什刹海南边房口东头由，在李广桥口慈胡同内三区自治小学念初小的书，没与

就往商店学徒去了。

1916年，我十三岁，在前门外楊梅竹街亨泰照

学徒，五月去的，八月照像，年底就歇业了，浪我看门；

说我母亲在天津当女僕，我就有两元钱到天津找不

亲，困居小店中，衣食皆无，店里给我介绍到北市

杂货铺学徒。

1917年—1919年十四岁到十七岁我因病到北开仙

40号回春堂药店去看病，该店主人楊春山爱惜我

在药店学徒，因此，由杂货铺辞职，就到回春堂药店

三年徒，后来才知道楊春山是江湖卖药的，我受骗

他不要我，另换一个徒弟，我就另想谋生之路了。

连阔如交代材料

# 序

王 蒙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连阔如的名字我已经十分熟悉。那时说评书最火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赵英颇，一个是连阔如。赵英颇的声音非常风格化，慢条斯理，莫测高深，引人入胜。连阔如的书，则说得豪气十足，快人快语，洪亮浩大。我常常在放学后从“话匣子”里听连先生的评书，他的说书更能满足我自幼便有的急脾气。

解放前夕，一次听连阔如说书，连先生跳出故事发表起评论来，盖因为有人在报纸上著文抨击电台播送的曲艺节目，称之为“靡靡之音”，并把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的不兴旺归咎于曲艺。看来文艺误国之说也是源远流长。连阔如的反驳义正词严，势不可挡，我知道，连先生不但说书，而且是一个敢管闲事、敢发表意见而且极聪明并富有责任感的人。

那时我家住西四附近，在一次游玩时经过沙滩，看到过沙滩的一个连阔如广告社招牌。说明连先生不但说书，而且有所经营，是一个积极生活的有潜能的人物。

此后是50年代后期，忽然看到他也成了右派，呜呼。

再此后，我的一个近亲家住光明楼，与连阔如的女儿连丽如相邻，我的女儿与连丽如的女儿丫丫又是同学、好友。不久，“文革”结束之后，我有幸听过连丽如的评书，自有乃父之风。我很为连阔如先生的后继有人而欣慰。

现在，彭俐同志的《醒木惊天连阔如》一书出版了，作为一个与连先生和他的女儿有缘的人，我写这么几句，以为对连先生的敬意和怀念。

# 代序

## 我们应当记住他

苏叔阳

我说过，我的艺术启蒙老师是撂地摊的艺人和跑码头的野台班子。很小的时候甚至想跟着他们满世界转悠去演戏。后来看了电影、看了话剧，而且我的姑姑还在教师自己办的剧团里演了话剧，当了主角。我在台下看了羡慕之极，从此虽然爱上了电影、话剧，但我对曲艺、戏曲的痴迷维持至今。所以，我的艺术趣味总让那些时新人物嗤之以鼻。而我对他们也有些疑问，倘或连评书、相声、戏曲都不爱看，都看不明白，那还怎么搞戏、拍电影！

曲艺和戏曲是中国的艺术瑰宝。无数代的艺术大师创造了永久辉煌的艺术，让我们仰视犹嫌不敬，怎么能贬损他们呢。譬如评书，在文化未普及，教育未昌明的时代和地区，评书简直就是人们的历史教科书。人们从评书艺人生动的语言艺术中，记住了自己民族的过去，记住了民族的英雄、道德价值观念、伦理和哲学。西方有创世神话，于是史诗成了伟大的作品。有人说中国没有创世史诗，颇为鄙夷。后来发现了《黑暗记》以及新疆、西藏的神话史诗，这鄙夷自己的嗡嗡声才渐渐消停。不过总以为中国那些裸肩赤足、浑身泥汗的说唱艺人赶不上西方的“游吟诗人”。其实，这只是叫法不同罢了。您把中国跑码头的说唱艺人称做“游吟诗人”，把西方的游吟诗人改名“野台班戏子”也无可，因为二者本质相同。中国的说唱艺人中有大才学者多矣。太史公司马迁《史记》中《滑稽列传》记载的人物不必说，那都过于久远，离我们很近的连阔如、侯宝林、王少堂，就是不可否认的大师。

我年轻时节就听说连阔如有几个绰号：“净街王”、“跑马连”。前者是说，广播电台一播连阔如的评书，大街上立马儿鸦雀无声，有话匣子的

纷纷回家，行者且驻足，商家暂停贾，挑者卸其担，耕者忘其锄，大气不敢出，但坐听评书；后者是说连阔如说评书口才极佳，大队人马奔来奔去，在他嘴里，惟妙惟肖，烈烈轰轰，闻声如亲历现场，比口技演员还高上一筹。我那时是追星族，赵丹、谢添、蓝马、连阔如都是我的偶像。1956年，我上大学一年级，在学生会里担任朗诵组的召集人。为了提高水平，我胆战心惊地去邀请连阔如来校辅导。没想到这位净街王那么好请，到了约定的时间，自己提了个小包坐着公共汽车来了。他身量不算高，却肩宽背阔，红脸膛，悬胆鼻，两眼灼灼有神。声音自然是好听，难为的是亲切温和，让我们这帮学子，也觉着身份见长。连大师都对我们和和气气，足见我们是可造之材。那一天，我们都朗诵了什么，早已遗忘，而连阔如说了什么，有些却鲜活到今天。譬如吧，他说：唱歌是竖嗓子，朗诵是横嗓子，打算说书、唱歌全修到最高境界，如同做梦，最好根据自己的条件，认准了一项，努力再努力。他又说：常说“手眼身法步”，眼是表演的关键。“手到眼到”，不准确，应当“眼到手到”，眼到了，手到了，那是艺术；手到了，眼没到，那叫瞎比划。又说：手势很重要，但手势有个界线，上不过头，下不过膝。他边说边比划，生动有趣。特别是他的眼，目光仿佛是个伸缩自如的尺子，聚焦处，似乎真的有个人或物值得我们仔细观察，和他形容的一模一样。神了！

我和他的“近距离接触”只此一次，这一次便胜过无数。第二年，便是“反右派运动”，他从此消失在政治的迷雾中。我因年轻，只挨了批判，受了处分，成了“中右分子”，“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之一是崇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其中就有连阔如的大名。

我和我们的时代似乎都忘记了曾经有个曲艺界的领袖人物，一个给人们带来欢乐和知识的评书大师连阔如。但人民没有忘记他，他活在人们的记忆中，活在人们的传说中。终于有人为他作传了。彭俐的这本《醒木惊天连阔如》，也如醒木一样廓清成见的迷雾，让人们认识一位出离人们想象的艺术大师。他是一位报纸编辑、一位写手和作家，他的名著《江湖丛谈》，不仅写得漂亮，而且充满了揭露鞭打江湖黑暗，歌颂真善美的勇气。比起今日那些以重述江湖黑话（谓之臭春）作为创造“新北京话”的名角儿，不知高

出多少倍。他曾是曲艺界的领袖人物，率领着曲艺演员在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慰问“最可爱的人”；他还曾是抗日的爱国志士，是一位走进千家万户的评书大师；他还练过武，拜过京城武术名家“醉鬼张三”为师。如今的相声名演员孟繁贵，说起连阔如的武功和练武身世，如数家珍，因为，他的师祖便是“醉鬼张三”，和连阔如同一师承。孟繁贵是连阔如武功水平鲜活的证明，足可以消除所有关于连阔如是否“文武双全”的疑虑。

这本书会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民族有多么优秀的文明，滋养出多少优秀的人才，而这些人才又是怎样如珍珠一般洒进了民众的汪洋大海，让我们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道理，懂得些尊重“普通人”。子曰：“礼失求诸野”，我以为“文衰”也应“求诸野”。我们将会在人民中获得文化复兴的巨大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也应当引起重视。我向这本书的作者彭俐奉上敬意和祝贺。

以此为序。

# 引子

一拍醒木惊天地，犹忆书魂连阔如。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6月25日出生的连阔如，可谓“老北京人”。他既是20世纪中国曲艺史上颇有建树的人物，同时也是中国民间艺术孕育出的国宝级人物，还是传统的中华民俗文化的标志性人物。我们记述他从贫儿到评书巨匠的生平事迹，就是在为现代中国文化艺术史保存一份珍贵史料，因为他炉火纯青、冠绝一代的评书艺术，属于中国文化，也属于世界文化。

说书人，是世上最了不起的人。他咳唾珠玉，吞吐乾坤，能说出你的梦，说醉你的心。他统率着语言文字的千军万马，纵横驰骋，气魄犹如伟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又像恺撒。他用洪钟大吕的嗓音，构筑一个神奇的故事王国，占据亿万人的心魂，永久！

说书人让后人说，谁曾想过？算命人被他人算，谁曾见过？江湖人谈江湖古今无二，传奇人话传奇中外无多。无人不知无人知，人皆识者人不识，此乃世间奇伟瑰怪之人的命运。一生坎坷，一生磊落；半是辉煌，半是萧索；来的嫌晚，去的恨早；生得凄然，死得落寞。叹一声连阔如——有多少话说！

连阔如是一座桥。

他以诗人气质和学者风范，通过他雅俗共赏的评书播讲与著述，沟通了江湖艺术与庙堂文化，缩短了农耕社会民间俗文化与工业社会雅文化之间的距离，使传统评书真正登上了主流文化的艺术殿堂。他不仅以江湖艺人的身份潇洒步入大学校园的讲堂、社会科学研究院演讲台，更用他的一杆笔将乱世的江湖黑幕大白于天下。他还是中国曲艺史上最早懂得利用现代传媒、最早与报刊联姻、最早“触电（广播电台）”的曲艺开拓者与先贤。

连阔如是一本书。

他的一生跨越“三个时代”：清朝末期、民国时期、新中国时期；并至少从事过“九个职业”：餐厅跑堂、说书人、算命先生、药店掌柜、广告经

理、小报记者、专栏作家、民俗专家、政府官员……因他的经历太多、太丰富，而又去世得太早、太快，所以，他的这本人生之书的“散页”不少，殊为遗憾。他曾用毕生的精力为天下苍生说书，而关于他自己的这本书却延迟到他百年诞辰之后才得以面世，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连阔如以一介寒士浪迹江湖，从艺为文又习武，卓有所成，堪称从北京胡同里走出来的平民英雄。没有什么比看到一个普通的生命，从社会底层向艺术与学问的殿堂勇敢迈进，更叫人心动了。他平生至少做了六件事，不能说事事完美，却也件件奇崛。

首先，他是一位说书人，《三国》、《水浒》等倒背如流，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中后期，声震九州八方，听者无不着迷。

同时，他是一位著书人，所撰《江湖丛谈》洋洋40余万字，为民间江湖行当及艺人写传写史，给社会学、民俗学、北京史学增添重要史料，乃一册奇书。

他还是中国曲艺界有史以来第一位广告人，1938年在琉璃厂开办“连阔如广告社”，并在电台承包广告时段，业务范围为当时北京城首屈一指，任广告公会主席。

他也曾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占卜先生，研究《易经》，以“乐天居士”的名号开算命馆批八字，排在京城八大同行之列。

他又是一位武林中人，曾拜京城有名的武侠“醉鬼张三”为师，常年闻鸡起舞，健体强身。

他更是1949年后新中国文艺界的活动家、领导人之一，多次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勉励，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两届全国文代会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理事、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副主任、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组织部副部长、北京市（第二届）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等，还作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长出入枪林弹雨中……

传奇人生，世所罕见。

不幸的是，连阔如晚景凄凉。自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直至“文革”后

期病逝，他一直被冤屈，被零落，被迫害，被折磨。其生前，没受到公正对待；死后，亦未有客观评价，甚至渐渐被人们忘记了。然而，时间是一位秉公无私的评判者，历史是性能良好的过滤器，不该埋没的不会埋没，不该显赫的不会显赫。

明年，2013年，就将是评书艺术大师连阔如先生诞生110周年纪念年。而去年，2011年，从江苏省泰州市传来一个好消息，在这座有“凤凰城”美誉的城市，正在筹备、建设一座现代化的中国评书评话博物馆，该馆将计划建造10位中国评书评话大师的雕像，这其中就有为中国曲艺奉献多多、功勋卓著的连阔如先生。

精魂不死，书魂不灭。

连阔如睡了，留下一方醒木。

## 目 录

引 子	1
一、暮生儿大器晚成	1
二、当年五龄童，无处觅私塾	5
三、外祖母过世，小外孙孤单	8
四、听秀才讲八国联军攻打北京	13
五、自编顺口溜：《日本兵，罗圈腿》	16
六、天桥学认字，笔墨是白沙	19
七、天天看不够“耍把式”	25
八、七岁孩子做“卧底”	33
九、八岁失学，东安市场兜圈子	37
十、好好照相馆，毁于温柔乡	42
十一、不做店小二，只身闯天津	46
十二、天津租界跟踪假乞丐	50
十三、西洋寓所认识“敲托（托儿）”	55
十四、“三不管”偷学说书	58
十五、烟台受骗，大连受窘	63
十六、营口一游：“我付茶钱，你说故事”	66

十七、大连西岗子，人头换银子	71
十八、《实事白话报》寻人启事：“寻找毕连寿回家”	75
十九、24岁拜评书艺人李傑恩为师	77
二十、母亲说：“给三儿找个大眼睛的媳妇”	85
二十一、北京说书人的黄金岁月	88
二十二、而立之年——报刊自由撰稿人	92
二十三、33岁做《民声报》编辑	102
二十四、与金禅雨先生论争评书起源	108
二十五、“连阔如广告社”名声显赫	119
二十六、与“祥子”同桌用餐	121
二十七、披露黑幕写奇书——《江湖丛谈》	123
二十八、拜京都武侠“醉鬼张三”为师	129
二十九、为艺人名誉平反：下九流中无艺人	133
三十、率先在北京“触电”的评书家	136
三十一、四拨儿“书腻子”相互PK	142
三十二、京津两地报刊盛赞“八臂哪吒”	148
三十三、为尚小云的荣春社排演京剧《东汉》	152
三十四、吴佩孚大宴宾客，连阔如拂袖而去	155
三十五、称评书为“伟大艺术”的第一人	159
三十六、英千里说：“连阔如是爱国的”	163
三十七、郝德元逃跑时转念一想：别去连阔如家了	168
三十八、农历四月十八日，不再祭拜祖师爷	171
三十九、周总理称赞：“一人就是一台戏”	174
四十、前门箭楼上，带头表演“新曲艺”	178
四十一、对相声演员李文华直言相劝	185